

# “海鸥”收音机,我的甜蜜回味

秦小燕

年纪大了,喜欢怀旧。回忆交织在一起,五味俱全,只有那台“海鸥”牌收音机,让我感到全是甜蜜。

1981年9月,我踏进了太原师范的大门。我如脱笼之鸟,身心放松,并狂热地爱上了文艺,读书、听广播,沉迷其中,自得其乐。

校园里的喇叭、寝室里同学的小收音机,都成了我的最爱。我缠着父母买一台收音机,当时家贫如洗,但爹妈还是咬牙拿出15元钱,买了一台“海鸥”牌半导体收音机。

当这件宝贝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下子就把它抱在怀里。从此,“海鸥”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

《每周之歌》是必听的。从谢莉斯、王洁实的《校园的早晨》到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从于淑珍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到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那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是我青春岁月的彩虹,让我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共鸣。那些诗

意的歌词、抒情的曲调,将我带入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化解了我读书时的惆怅、工作中的迷茫,让我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广播连续剧带给了我无限的期待和遐想。假期里,离开了火热的校园生活,“海鸥”半导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每天的广播连续剧让我如醉如痴。那年暑假,正赶上舅舅家盖房子,我也每天跟着大师傅搬砖、和泥、递送工具,不管活儿多忙,我一到那个点儿上便雷打不动地听广播剧,弄得师傅哭笑不得,说我中邪了。中午12点半听《叶秋红》,晚上10点听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我抱着“海鸥”,将头埋在被窝里,屏声静气,生怕遗漏一点点信息,听完后还要久久回味,好像那些人那些事就在我身边……以致后来看到王刚主演的这部电视剧,都有一种“网友奔现”的感觉。

“海鸥”带给我无限乐趣,也带

给我温暖和慰藉。参加工作后,在小山村里任教的那段日子,每当夜幕降临,最后一个学生离开校园时,孤独和恐惧感便包围了我。一人、一房,一桌、一椅,一灯、一床,一门和一片星空,远处是黑黝黝的山,近处是一座庙,那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啊!我只能与“海鸥”相伴,听新闻报道,听各行各业先进人物的事迹,听歌、听戏、听小说……凡能收听到的都听,直到进入梦乡,直到我调到了县城中学,直到我的“海鸥”烧断了电丝。

虽然后来有了电视机,有了双卡收录机,但“海鸥”一直留在我心里。原来,那些年听过的一切,不仅让我当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且一直伴随着我,成为一段抹不掉的记忆,深深地扎根在时光里,如陈年酒酿,愈久愈香,又如鲜艳的花朵,越开越亮。

我的“海鸥”牌半导体收音机,我的好伙伴!

## 回乡

王秀梅

树影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记不清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的了,可我知道,即使走到天边,我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

多年游学在外,又在外地工作多年,我早已习惯了离家的日子。可是有一段时间,故乡频频造访我的梦境。和夫君说起,他体贴地说:“你是想家了,回家看看吧。”

车厢的扩音喇叭里播送着那首著名的《回家》,它把我急欲见到故乡的心情渲染得更加迫切。车过聊城,镶嵌在华北平原上明亮如镜子般的水洼慢慢增多了,它润湿了我的眼,也润湿了我的心情,我知道我正一步步靠近故乡——故乡多泽水,它常常就是这样波光粼粼地出现在我的梦境,闪烁着神秘而灵动的光泽。

父母的白发比上次更多了,院中的梧桐树已长到一抱粗;门前的大街拓宽了,聪明漂亮的侄女又长高一截;那躺在床上舞胳膊踢腿的小家伙和站在一旁微笑的年轻女子是这个家庭的新成员。来不及慨叹变化,亲人的笑脸和关切的问候已将我重重围住。父母接过我的行李包,将我的小女儿拉进怀里亲了又亲。踢掉让人“受刑”的高跟鞋,换上妈妈的大拖鞋,我在熟悉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回家的感觉真好。

回家的这几天里,总见妈妈在厨房忙碌。怕她太操劳,有心劝她歇一会儿,戴老花镜看晚报的父亲阻止了我:“你妈见到你呀,这腰疼就全好啦。”我眼眶发潮,忙低下头去逗怀中的小外甥。

最喜欢晚饭后和爸妈一起坐在院子里聊天,聊各自的生活,聊原来的熟人,聊自己的烦恼,聊各种新鲜有趣的事儿。夜的风柔柔地拂过我们的肌肤,送来院中桐花幽幽的香味。因了院里的灯火,天上的星星显得远了,它们亲热地凑在一起,也是在喁喁私语吗?

偷空也上街溜溜。从前上学走的那条街依旧狭窄,而母校却变得令我不敢相认,从大门里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令我恍然又回到中学时代。碰巧在校门口遇见曾经教我的老师和过去的同学,又惊又喜的老师拍了半天脑袋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同学诧异片刻之后惊喜地抱住我的肩膀。

故乡连着我们生命的血脉。对我来说,每次重返故乡都是精神的还乡,心灵的回家。



## 腊月记忆

郭弘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过,转眼便进入腊月。

从记事起,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进腊月,瘦弱的妈妈就会整夜整夜地熬,在织布机上织粗布,给一家老小纳鞋底做鞋。因为到了春节那天,孩子们是必须要穿新衣新鞋的,尽管是粗布做的,也要新新地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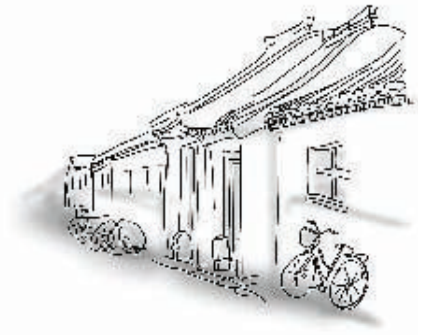
到了腊月初一,“炒”是必须要吃的。老家的“炒”,就是用玉米炒的爆米花。我们小时候虽然也有爆米花机,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自己打个火堆来炒的。孩子们热情万丈地捡来一些柴草,用火柴点燃,等火势渐退,抓一把玉米放进火堆,用两根柴棍来回搅动,不多时,那金黄的玉米便赶着趟地次第绽放开来,有的一蹦老高,从人群中飞走,围观的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抢拾。炒到最后,虽有没开花的,却也早被烤熟,呈褐色,含在嘴里咬碎,再用舌头一抿,那香味浸透心脾。

吃“炒”的滋味是快乐的,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和爸爸的辛酸之事却永远无法从心头抹去。奶奶常跟我们提起,有一年除夕,爷爷突然消失不见,直到初一晚上才回家。奶奶说,那是因为要过年了家里没有白面包饺子,爷爷作为一家之主,心有惭愧,躲到外边去了。但是,爷爷躲到哪里去了?那么冷的晚上,他在哪里度过?奶奶问了一辈子,可爷爷到死都没有说。记得奶奶临终前还一直流着泪念叨:你说他那一夜究竟在哪儿待着呢?

后来,家里日子好些了,但还是非常拮据。记得有一年年前,爸爸利用自学的手艺去汾西县山里修缝纫机,想挣一点钱。3天过后,爸爸回来了,只挣到了3块钱,那几天在外都是吃自己带的窝窝头,不敢买吃的。

如今的日子好过了,爸爸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每天乐呵呵的。

腊月来了,年也就快到了。让我们收拾好一年的五味杂陈,迎接下一个红红火火的好年景吧。



## 爹

郭起霞

爹老了,再不复从前的利落精干,两条腿变得迟缓笨重,走起路来刮得地面“吡吡啦啦”直响。

最初的记忆里,爹和爷爷、大伯一起,打铁或者给牲畜钉蹄子。家门前有一块空地,当四邻八村的人将骡马牵来,爹就迅速系好围裙、摆好凳几、拿着工具开始了他的活计。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那些来时还一瘸一拐的牲畜,蹄子再挨地就变得生龙活虎。它们打着响鼻,摇着尾巴,跟着自家主人“嗷嗷嗷”回家了。

后来,爹转行做起了小买卖,印象中最清晰的是贩甘蔗。一天夜里,离家好多天的爹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满满一四轮车甘蔗!那些甘蔗的末梢居然还挂着绿绿的长长的叶子!它们跟市场上见到的不一样,很神奇!我们姊妹四人站在四轮车边上,仰着脑袋兴奋地看着,爹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他垂涎三尺的儿女,一边从里面抽出“最甜”的那根递给了我们。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爹承包了村里的窑厂,本地劳工不好找,爹就跟同村的叔叔一起去河南招工。原本说十天半月才回来,可离家仅两三天后,爹就在一个深夜回来了。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爹就坐在床边。可是等第二天放学回来,娘说,爹又去河南了。

时隔多年,当我与娘抱怨爹只亲哥哥姐姐,老对我发脾气时,娘才道出了原委:“没良心的,从小到大,你爹和你最亲了。那回去河南招工,夜里梦见你被车撞了,你爹急得一宿没睡,天蒙蒙亮就赶回来了。那会儿也没电话,看见你好好的,他才放心又去了河南。你咋能说不亲你呢?”

我上中专的第二年,爹娘在黄河滩承包了一大块地,开始种植芦笋、养猪、养羊。这样的日子过了近10年,家里的芦笋地才有了比较理想的收益,爹也回村再次开了窑厂,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创业。

在哥哥的帮衬下,窑厂终于有了让人心动的收入。可是好景不长。还不到70岁,一向健谈的爹变得不爱说话了,我们跟他说话,他常常显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要么睡觉,要么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2021年国庆节期间,嫂子打电话说爹病了。在急诊室输了两天液,爹眩晕呕吐的症状明显好转,可医生说,老爷子以后去哪都要有人跟着,因为他很可能记不住回家的路。

慢慢地,爹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了。他开始记不清自己走过无数次的路!倒背如流的儿子的手机号他记不住了!从手机通讯录里,他找不到三个姑娘的电话了!那天中午接他去五老峰,走之前在我家吃了羊肉泡馍,到了晚上再问他,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可我知道,有种感觉他始终记得:那天过玻璃栈道时,爹看出我的害怕,他一边说着这怕啥,一边紧紧牵着我的手,像小时候那样,给我勇气,护我周全。

为我们操劳一辈子、辛苦一辈子的老父亲啊,是不是即使遗忘了全世界,心里也依然还刻着四个虽然模糊,却无法不去牵挂的身影啊?